

散文

# 给麦子叫魂

■孙小明

父母年事已高，还守着那几亩薄田不丢，每到麦收我都犯难：要说回去吧，怕父母累着身体；要说回去吧，来回的车费，扣除的工资，不划算。好多次我劝父亲，丢了那几亩地吧，父亲却说：“你懂什么！我种了一辈子了，舍不得啊！”

父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刚刚经历过一场自然灾害，人们对饥饿的感觉还记忆犹新。这年春天，麦子长势特别好。出了正月，麦子开始返青，青得发黑，黑黝黝的，稠得看不见地皮，喜人哪。二三月是最难捱的日子，青黄不接。榆钱儿刚露头，早被小孩子爬上去捋了，地里的野菜才冒出嫩芽，好多双手抢着就刺进了篮子里。去年秋上的干红薯秧，河里的杂草，略带苦涩的桑树叶，都可以吃。总之，就这么凑合着，熬一天算一天，等熬到麦收，一切都好了。人们只要看一眼地里黑黝黝的麦苗，心里就有底了，有奔头了。人们忙着为麦子除草、浇水、施肥，一点也不比侍弄自己的孩子省心。

可是这天早晨，人们一起床，都傻眼了：这都立春好多天了，怎么

还会下霜呢？再看地里的麦苗，叶子都软塌塌的，蔫了，一撮撮像是被热水烫得半熟似的。这可怎么好，就指望着一地的麦子了，这下让人可怎么活？很多人听到消息发疯一样跑到地头，跪下来，扒开麦苗看了看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有妇女忍不住，一屁股坐到地头号啕大哭。先是一个人哭，很快有很多哭声跟随着，他们手里都攥着一把打蔫的麦苗，像哭自己夭折的孩子。田野里哭声一片。灾难的阴霾瞬间笼罩了这个小村庄。

老人们聚在一起商量办法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种秋作物还早，别的什么也来不及了，就是种，到哪里去弄种子啊？无论如何，这日子是熬不到秋收了。

一整天里，人们守在麦田里，看了又看，哭了又哭，可是麦子像是丢了魂似的，再也没有往日的活泼劲儿了。女人们抱着孩子，亲了又亲：“孩子啊，咱没麦子了，咱没法活了，要饿死啊。”

一直到天黑，人们还坐在地头不肯回家，虽然明知道那是一种无望的守候。不知道是谁，忽然划了一

根火柴，小小的火苗照亮了夜空。是一个老人，用颤抖的手点燃了几炷香，然后在地头撮一捧土，将香插上去，跪在地头，向着茫茫夜空，向着黑黝黝的麦田，一连磕了几个响头。老人站起来，手里捧着一把麦苗，在地头来来回回地走着，嘴里默默地喊着：“麦子啊，你回来吧！麦子啊，你回来吧……”苍老的声音响在无边的黑夜里，像是在呼唤孩子远去的魂魄。

老人的举动为绝望的人们带来了一线生机。是啊，给麦子叫魂！他们的麦子一定是被上天勾去了魂魄，他们要叫回来！

人们很快都从家里拿来了香火，在地头撮一捧土点燃，磕几个头，捧一把麦苗，来来回回地喊着：“麦啊，你回来吧！麦啊，你回来吧……”

空旷的田野里，香火点点，人影憧憧，喊声一片……那是一场空前盛大的祭天仪式。

仪式一连进行了好几个晚上，直到这天下了雨才终止。雨过之后，天转暖了，太阳一晒，霜打过的麦叶慢慢地干枯了。人们以为这下



彻底没希望了。可是，有细心的人，扒开麦苗看了看，突然高兴地大叫起来：“麦子回来了，麦子回来了！”人们都凑过去看，从麦根处又发了一簇嫩黄的新芽。

那一年的麦子长得特别旺，是个丰收年。

听了父亲讲的这个故事，我明白了，不管社会发展到哪种程度，庄稼人对于麦子，总有一丝扯不断的情结在里面。而我，再也不想说让父亲丢了那几亩地的话了。

多年以前，我在省城上学，那些城里出生的学生，总是为自己分不清麦苗韭菜而自豪。那一定是一种炫耀了，炫耀自己的出身与麦子毫无瓜葛。而我，也曾为自己是一名从麦田里走出来的乡下娃而害羞过。现在，我有了儿子，当他咿呀学语时，我便试图教他分辨麦苗和韭菜。我清楚，不管他以后从事什么工作，如果仍分不清麦苗韭菜，我会以此为耻。

散文

## 新秋

■许志敏

一场秋雨一场凉。雨后初晴，坐在凉风习习的夜色里，聆听秋虫尽情恣意的叫声，你会感知秋天来了，并且是新秋。她正不急不躁，以最恰当的温度，迤迤而来。

秋天每年都会来，我却固执认定今年的秋是新的。想来是我从市区搬家到郊外的原因。在车水马龙，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我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感知。现在，我如一条被唤醒的昆虫，笑意盎然地看着我家的庭院：纤细的丝瓜藤爬满了墙壁，一半是开的无忧无虑的娇艳花朵，一半是较着劲儿生长的碧绿丝瓜；把树枝枝压弯的石榴树，青涩的石榴上已有了淡淡红晕，像被晕开的胭脂，在微凉的风中咧着嘴笑；还有那颗开的大大咧咧的木槿花，从春天一直开到了秋天。

是的，新秋。她褪去了夏的炎热，离苍凉的深秋还有一段距离，一切刚刚好。就像具有苹果香的女子，没有了花期的青涩、张狂，行走在生命的时光里，依然可以挥洒自如。如那位一直哀怨唱着《为爱痴狂》的女子，十几年来，她一直深爱着一个不能说爱的男人。如今，终于抛却过去，找到了真心相对的男人，嫁做人妇。所以，新秋是最宽容的季节，你可以选择开花，也可以选择结果，一切都可以顺其心意。

院子前面池塘里的那群精灵，似也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，叫声少了一些烦躁，多了许多平和内敛。仔细听来，呱呱呱，已经从摇滚范儿变成了抒情范儿。

走出庭院，便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。它们并排站在夜色中，肩并着肩，手拉着手，飒飒作响。抚摸着坚实的玉米，嗅着玉米清新的香，我心里竟生阵阵感动。对于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玉米代表的不仅仅是美味，更多的是记忆，在生命的河流中无法割舍的一段记忆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会把粉色的玉米须偷偷摘下来，贴在嘴巴上，扮演戏曲里的人物，咿咿呀呀地唱。

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。新秋，不单给了我们视觉享受，也给了我们味觉盛宴。它是以丰收为前提的。带着真诚的爱，不早不晚，一步步到达圆满。

本版插图由于伟提供

小说

# 微小说六题

■邵远庆

## 爷和奶的爱情

记忆中，爷和奶的争吵从来不曾消停过。原因很简单：奶总是嫌爷没本事。爷弟兄好几个，都在城里上班，唯有爷一个人在家务农。奶常抱怨说：“人家一家人都在城里享福，却让孩子跟着你受罪！”爷反驳：“我有啥办法。”奶恨得直咬牙。

一天，爷终于老去，再没法跟奶争吵了。爷走后不久，奶也随着他走了。埋葬奶的时候，爷棺材旁的黄土还在扑簌簌地下落。

我哭了。

## 老李的“幸福”

认识老李是在一家医院。因为手术操作失误，导致老李要重新做第二次。不过老李倒是挺乐观，口里

哼着小曲，终日优哉游哉。我很同情老李，在舆论监督下，帮老李讨回很多钱。听到消息，孩子们如狼似虎围上来。老李吓得抱紧钱袋，昼夜无眠。没等到二次手术，老李就死了。我不知道究竟谁是凶手。

## 乐师

明崇祯末年，天下大乱。京城出了位乐师：汤应曾，汤琵琶。汤琵琶只弹一首曲子：《十面埋伏》。皇上生日，请汤琵琶助兴。让弹《汉宫秋月》，不从；让弹《醉舞霓裳》，也不从。皇上大怒：不从者，斩！汤琵琶从容舞动手指，瞬间，金殿内马号嘶鸣声不绝于耳，掖下之战时金戈铁马的厮杀场面顿现眼前……

汤琵琶死的这年，崇祯帝缢死，大明亡。

## 猫

母亲喜猫，一只猫从小到大，都是母亲一口馍一口汤养成。我却讨厌至极，且不说猫屎奇臭无比，单是其毁坏花草的罪恶行径，都让我不能容忍。一日，朋友家里有鼠，把猫借去。没猫，母亲像丢了魂。谁料当晚猫就回来了。朋友家距我家数里，能自行返回，也不得不算是奇迹。

不久，朋友打来电话，说猫丢了。我笑说，丢了也罢。

## 病

家里穷。迫不得已，她带着一岁的孩子进城乞讨。她跪下来，拦住一辆过往的轿车：“儿子有病，无钱医治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可怜的孩子吧。”

临聪说：钧座，你早上已经说过，反正老蒋也不要我们了，还是说实话吧！（对张笑南说）敌人是胡军长麾下上校工兵营长何力。

胡临聪：败军之将是四川陆军讲武堂步兵科、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毕业生、四十一军军长、陆军中将胡临聪。

16.豫东纵队驻地。

魏凤楼兴奋地对张笑南说：笑南啊，想不到，你们这地方民兵武装，一天之内就活捉了国民党的两个将军！

17.吴台庙集。

还是那棵老槐树，还是那民间老艺人，依旧在唱《魏凤楼十二月歌》：

七月遍地青纱帐，

刘邓大军人马壮。

千里直捣大别山，

老魏他前边忙了后边忙。

八月里来是中秋，

豫东纵队雄赳赳。

打败了老日打顽匪，

从徐州一直到亳州。

九月里来秋风吹，

俺老魏是个活张飞。

带着黑马团白马团，

转战千里把敌追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# 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学梅题词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 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 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： 梁祖文

15.席间。

胡临聪激烈地辩论，张笑南微笑着应答。胡临聪渐渐没了底气。

何力拦住胡临聪：钧……军需，别激动！张先生备下美酒，我们不要辜负张先生的一片好意啊！

郑部长：唐先生，何先生，古人曰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朝无酒喝凉水。二位尽可开怀畅饮，可不能只顾今天，忘掉明天啊。

张笑南：唐先生，你看，就在这个小小酒席上我们从战争说到政治，从国外说到国内，从哲学说到辩证法，从三民主义说到共产主义，张某觉得

你这位军需学识十分渊博，不像是个军需啊！

胡临聪：胡某从戎前当过几天教书先生，后来还当过文书、文化教员。

张笑南话题一转：贵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李家英已经被我俘虏，不知二位认不认得他？

胡临聪一听，身子不由一震，差一点离座站起。

张笑南微微一笑：唐先生，王先生，该说出真实身份了吧！莫非要等与李家英先生见面后再说？

何力看了看张笑南和郑部长，又看了胡临聪一眼，犹豫了一下，对胡

魏凤楼高兴地说：噢，真是闺女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，长得快赶上你佛佛姐了。

说话间，薛仆若、杨春英走进来。魏凤楼：先别汇报，你们猜猜这闺女是谁？

文眉眼尖，上去抱着杨春英：杨大姐，我是雪梅呀！

薛朴若也认出胡雪梅来：这不就是跟刘尚飞交朋友的胡雪梅吗？想尚飞了吧！你九年前春天去的延安，一晃九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！魏凤楼：你先去歇歇，春英，文眉和佛佛认识，你先去把她交给佛佛。我和薛专员商量支前的事。

刘文眉起身要走，突然停下脚步打开挎包，撕开密缝，掏出一封信来，递给魏凤楼。

刘文眉：魏副司令，我从西柏坡回来时，叶剑英首长特别嘱托我带一封信给你，请你收好！

魏凤楼愣了半天：是红军长征时的叶剑英、八路军的叶参谋长？我跟他不熟哇！

刘文眉：首长说，他在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时就非常了解你。

魏凤楼：那都是彭雪枫师长拉的线，不然他咋认识咱老魏！好吧，我抓紧看信，好回话！（152）待续